

累卵東洋



乙羽生著
息亞子譯

累卵東洋

放步生題

明治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印刷
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發行

著者 大橋乙羽

譯者兼發行者 大房元太郎

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廿四番地

印刷人 多田榮次

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

印刷所 愛善社

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

累卵東洋自序

泰西之碩學鴻儒。其所以開一世文明之運者。由其冥心孤索。凡有益于社會之事。不惜多方畫策以轉移之。於是合群生之腦力。以滌舊而振新。而浸淫漸進于無上之域。故能變易其野蠻之俗。而莫知其所由。小之可以垂亡之國而使之安。而強而固。而雪大仇報大恥。大之可使大千世界血氣之倫。同享太平之祚。嗚呼。彼政治小說者。豈唯是尋常學校報館之功用云爾哉。夫政治小說。其思也幻。其情也深。其事也奇。其文也肆。忽而金剛。忽而菩薩。忽而仙神。忽而鬼怪。忽而英雄。忽而兒女。珠光貝氣。光怪離奇。令人喜笑怒罵。悲愉無端。原其先亦不過閭巷鄉里。持以爲怡性悅情之具而已。而卒能轉移國運。嗚呼。其爲用不亦神矣哉。英之議院政。美與法之民主政。皆不離于此道也。夫政治專學。非不足以富強邦國。而正言莊論。可責望於士夫。不能下逮於氓庶。若夫以淺

易之詞。述正要之事。文詞雜以詼詼。陳紱及於瑣屑。故其感人也易。其入人也深。其化人也神。其及人也廣。以之移易風俗。激發人心。盖有不期然而然。莫之致而致者。英美法收其效矣。然其所以能收效者。即至今日。亦尙莫能知之也。日本明治初葉。維新自講明于上。而民氣自固蔽于下。邦之先覺。謀有以布化之者。迺相率而纂譯政治之小說。不敷載而民智大闢。驟進文明。國之權力。駭乎與歐羅巴諸大邦相拮抗。不可謂非政治小說之功也。庚子仲春。於書肆見乙羽生所著之累卵東洋一卷。市而讀之。言英人蠶食印度種種虐政之慘。黯無天日。甚至賦稅食鹽。照原價加重三十倍。嗚呼。是真足爲吾中國之車鑑也已。譯以漢文。將刊行之。而愚公適至。就謀所以開豁民智者。而以是書爲請。公迺受之。易之。又益之以政家之言。視乙羽原作更益完善矣。旣以朋輩索觀。郵書盈束。亟付手民。以餉同志。嗚呼。殷鑒不遠。其亡其亡。凡我邦人。大夫君子。

覽五印之前軌。懷旦夕之危亡。前乎印而如此者。不知凡幾矣。豈竟印人獨有可亡之理耶。今之視昔。猶後視今。讀是書者。何不於掩卷太息之餘。急自爲未雨綢繆之計。我不自印。人能印我哉。嗚呼。可以興矣。辛丑年之二月。憂亞子序於江戶。

累卵東洋

乙羽生著

憂亞子譯

印度爲亞細亞洲古邦。其文物典章。既於三千餘年以前。燦然極於隆盛。乃以不知自立。悉爲他邦所蠶食。所剩止一美術而已。然於今日觀之。則不得不爲之歎歔流涕也。何者。二億萬人民。日日慘受英人之虐政。即食一撮鹽。亦不能自由。其餘受歐人之輕侮。殆不啻牛馬矣。嗚呼。古人遺千載之偉業。素稱文學。哲理。醫術。美藝之淵藪。幅員之廣。人民之衆。而竟馴致如此之卑屈腐敗之風者。豈無原因乎。

雪山突兀。上聳九天。肱河奔騰。下繞大地。誠天地之大觀也。加之寶藏之富。利

源之宏。巍巍浩浩。冠於環區。宜乎亞歷山大帝。遙望印土之壯美。而稱羨不置也。稽之古昔。波羅門教。欲急進其國於文明。由是其僧徒攬政權。作威福。卒養成門閥世襲之類風。國勢因之危殆。於是釋迦憤然。誓必普度衆生。脫金輪之王城跋。山涉水。修半生之佛法。其間櫛風沐雨。勉力經營。昌明佛教。印度之綱紀。於以鞏固。蓋當時佛教之盛。非今日夢想所能及也。宮殿春暖。紅花亂飛。深寺風清。寒磬聲冷。水中探月。去心猿之旁午。鏡裡望花。脫意馬之煩惱。七寶樓臺。莊嚴瓔珞。流風所被。漸入奢華。於是尙美之民心。流於奢侈。奢侈之極。文弱之風生焉。遂使人民之精神。至于柔弱腐敗。而不可收拾。噫。祇園精舍之鐘聲。有諸行無常之響。沙羅雙樹之花色。示盛極必衰之機旨。哉言乎。蓋佛教之豫言歟。

當時之情勢既如此。宗教之腐敗可知。所幸佛教之中。後起有人。寸心不死。死

灰復燃再興波羅門教。洎紀元一千年之際。無數佛教。由中央印度。悉被追放。是釋迦卒後一千五百年事也。爾來印度教漸四分五裂。作小朋黨。嗣後耶蘇。回回等教。接踵而入。全國之民。溺于外教。無愛國之念。成尊外之俗。無奉上之心。且不屑於異族婚媾。慶弔不相往來。人事不相聞問。離心離德。公義陵夷。內憂外患之荐臻。其國不滅亡者。未之有也。既而腐敗之印度人。倏爲阿富幹莫臥兒所滅。厥後莫臥兒王國亦衰。而英人赫奉顧斯者。乃阿潔拖朶之奸雄。無賴。繩樞甕牖之徒也。遂乘勢染指於大鼎。二億萬蒼生。遂轉乎溝壑矣。吁。嗟。舉印度大陸。盡爲安嚨沙克索民族所羈絆。凡在其地。司生殺柄威權之政府。悉組織於英人之權謀策術。迹其徵租稅一端。重斂苛征。殘虐實甚。七年間。餓死者殆數十萬人云。而彼英人。猶貪婪無厭。於是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七年。印度之土人。憤其虐政。結黨襲擊英人。奈衆寡不敵。英人由是大加鑿殺。噫。何殘酷。

至於斯極乎。而英國女王尙得謂仁慈之君主乎。英國之人民猶得以信義交各國乎。嗚呼。仰望巍巍之山麓。俯觀滾滾之江河。並追思曩日赫赫烈烈之聖賢遺跡。至今日更不得不爲之歔歔流涕也。

英國之統轄印度也。各洲置知事。知事受印度總督之節制。會同參政官三名。總理庶務。若所辦與印度國勢進步。有重大關係之件。及警察、監獄、土木等事。尤特爲政府所委任者。辦理此等事業。有費用國稅之權。夫孟買者。元來獨立政府也。洎千七百七十年。莫臥兒帝國分裂。與內地諸酋長戰爭。無有已時。致與英人以侵掠各地之機。由是英人臨機應變。或陰用詭計。或陽稱貸兵。終至逞吞食之慾。而印度以墟。且英國之侵掠印度也。彼之大宗旨。無非弱肉強食四字。斯時印度國民。數千年來。浸淫于文弱之風氣。其德義腐敗。其風俗頹壞。殆如草昧未開之時。彼因之用弱肉強食之手段。不惟下手容易。而且綽綽有

餘地焉。嗚呼。英人誇文明。唱公義。悉爲虛飾。窺其衷隱。其不德不義。實有不忍言者也。彼對強者。阿諛溫言。無所不用其媚。遇弱者。暴虐凶殘。無處不用其酷。可籠絡者。則籠絡之。可壓制者。則壓制之。卒至弱者俯首聽命。不堪其害。彼反目爲奴隸。引爲嘲笑。是虐待印度人民。乃英人慣用之手段耳。至若徵收貧弱孟買府之稅。亦實不得其平。孟買政府所管之地方。有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五方英里。其中六萬三千二百五十三方英里。爲土侯之領地。不在英國直轄之內。人口雖有二千五百六十二萬四千六百九十六人。其中有九百二十萬七千二百七十三人。爲土侯領地內之人口。課以上之人民。英政府之歲入租稅。有一億十萬九千魯比。〔合洋銀四千八百五萬二千三百二十圓〕以鹽稅地稅阿片稅爲巨額。然政府除所支地稅徵收費。法衛費。警察費。歲出五千四百六十四魯比。〔合洋銀二千六百二十三萬二千圓〕以上租稅皆分派全國人民。

每人應完納洋在一圓九角之間。

此分派數目土侯領地人口之數亦在其內

非一人而徵收一圓餘之

警察費乎。以之較歐美之人。尚非重稅。然歐美之富饒。豈能以印度人民與之較乎。烏可以課歐美人之稅。而概行于瘠弱之印人也。噫英國課印度土民如斯之重稅者。蓋欲竭其壓制之力耳。否則其意何居。宜乎逮捕接踵。縛囚如探囊取物也。嗚呼印人之積憤。高邁雪山之嶺。印人之隱恨。深逾江海之波。極目天涯。滔滔肱河。河畔之砂礫。其數無量。染以印度人之膏血。想砂礫亦爲之變色也。蒼海一粟。浩浩渺渺。印度洋之波濤。其深不測。注以印度民之涕淚。想海水亦爲之壯濤也。英人之殘酷。豈可以言狀哉。

大海茫茫。水天一色。狂瀾夜靜。沙嶼月朗。忽有一壯士。年可三十。容貌奇偉。色黑眼銳。凜然具偉丈夫氣概。然其軀體又似病痾枯槁。愁緒萬千。一步一喘。甚形疲憊。蹣跚于大海之傍。驚風顧影。戰戰兢兢。若有不能自安者。復漸進於

海潮縈迴之處。穿一小坑。積石環四圍。以防怒濤之侵擊。設口一方。以便潮水灌入。蓋爲潮滿之際。欲於此得一撮鹽。以度日者也。少焉壯士步至白沙之側。蹲於地。以指頭書沙土曰。印度有靈英可斃。二億蒼生豈無人。忽焉海風一陣。捲沙而起。將題字吹滅。壯士覘顧徘徊不忍去。又幾回以指頭將沙按平。屢屢重書前句。時夜將半。荒草平漫。絕渺人跡。一碧大海。不見片帆。壯士四顧而歎曰。煙波渺渺之涯。青者髣髴如暗嶼。平沙茫茫之間。黑者隱約如椰樹。此荒涼寂寞絕海之夜色也。古今來英雄未遇。飄泊隻身。當此時也。應如何感慨乎。鯨吼龍躍。徒撫長劍。望秋天而灑淚者。非那破崙之厄于聖厄利那乎。夜靜沙平。暮雨蕭颯。非華盛頓之受挫於北美洲乎。言念及此。淚潛潛下。不能自禁。悲夫。今者埃及頽矣。土耳其衰矣。沃雲毒霧。由西徂東。他日亞細亞之大陸。不將化爲大戰場乎。噫。吾亞洲諸國。不急發奮自立。不逾十年。吾恐文明遺教。蕩無一

存。何止紅血染山。白骨填野之慘哉。壯士懷古愴今。行吟海畔。黍離感詠。歌不成聲。固已泣淚如麻。肝腸寸裂矣。徘徊半日。竟不能再成一字。乃歎息數聲。飄然而去。

此處爲前印度孟買府近海之區。前連印度洋。其景色雖甚幽邃。而一望平野。虛無人家。祇見處處橫椰樹之影耳。初英國之吞併印度也。暴斂苛稅。無物不課。終至人類不可缺之食鹽。亦賦原價三十倍之重稅。鹽稅如此。矧其他乎。於是餓殍橫路。雞犬吠鳴。英人目擊其狀。不惟無憐恤之情。反嚴法警察。捕私取鹽者於海畔。即處之虐刑。其殘酷可想而知。彼英人者。非侈然以文明國人自居。素誇張夫公義公道者乎。噫。文明者。固如斯之可懼可恨哉。

夜黯黯。月冥冥。有一少婦。倚門若待行人之歸者。少焉有壯士前來。婦人大喜。握手撫慰曰。妾見阿兄顏色無恙。不禁欣幸之至。惟聞政府。曾造船數十艘。沿

海梭巡。將緝捕犯鹽則者。今阿兄欲得鹽一撮。偷被捕獲。妾將誰仰以生活乎。雖然縱令飢死。彼蒼者天。自有公道。神其厭英乎。英國以殘暴苛酷之虐政。待吾民者。以我爲彼之屬國故也。夫既爲屬國。則不得不恪守彼所定之法律。今取一撮鹽。僅得延數日之命。終難永保百年。何如忍飢而死。尙可爲公義之鬼。不猶愈于生乎。女說至此。潛潛淚下。壯士慨嘆曰。世無所謂天道者耶。吾見天高高日晃晃。大造固好生哉。今日者我民何辜。悉舉而懸于虎狼之齒牙。吾聞之獸鬪猶畏死。而況於人。我印度之人民。雖蠢愚魯直。皆上天之赤子也。何甘受彼壓伏。罹此慘酷哉。尺蠖之屈。在求其伸。我今屈節破律。欲作僥倖萬一之想者。誠以英雄豪傑之士。勘定國亂。以致安寧者。皆不畏死。縱遭遇轆軻。亦不屈不撓。若此類者。豈非欲遂其卓絕之素志者哉。觸目宗邦之沈淪。死固不足惜也。今所以欲延殘喘者。蓋捐軀之時未至耳。且吾他年欲制服勁敵。拯救蒼

生。須頻出入于生死。以養成百折不回之氣概。故有今日之舉。跼天蹐地。不得自由。即爲他日恢復之地。故我雖無尺寸國土。而亞細亞洲大地之上。有支那。有日本。雖支那之地大人衆。性喜守舊。而日本人竭力更新。國勢強盛。我之前途。豈無加利巴爾起其人乎。言畢。二人握手對泣。時夜闌人靜。萬籟闐寂。唯悲歎之聲。微聞牆外而已。

若問此男女二人爲誰。乃印度種族中。最賤之民。素爲他族擯斥之巴利亞種族也。印度有四種。一曰娑羅門。二曰刹帝利。三曰昆舍。四曰首陀。若巴利亞種族。爲四種以外最賤之種族。故多呼爲非人云。總之此數等人。不得彼此互相嫁娶。倘有強相嫁娶之子女。有司革其父母之氏族。降爲極賤。事已成例。故此男女二人。雖踰婚媾之年。而猶未經配偶者。職此故也。然其性質伶俐活潑。夙懷慨世之心。深信佛教。女年方笄。身幹脩潔。骨格挺秀。皓齒明眸。容貌端麗。

以廣潤綿帛。捲於腰際。一端垂於足部。以爲裳裾。復以一端纏身。且蒙頭上。從右垂於背後。雖其嫺雅婉麗之狀。不免因纏縷而稍減。然如幽蘭蔽於荊棘。而香終不可掩。壯士亦以文綵之廣潤布帛。纏頭作巾。然氣象自魁偉也。若欲詳其姓字。則男曰智度。女曰羅夢。

經數日。智度復至海岸坑口。果有流鹽。智度乃大喜。曝之日光。乾爲一塊。將携之歸。忽見短艇飛馳。蹴波破浪而來。巡查四五人。躍身登岸。直迫智度之前。智度欲遁。早爲一吏執短銃。一吏按劍圍其前後。大聲叱呼曰。爾胡爲者。昧女皇慈仁之德。竟犯科也。智度瞋目欲言。而仍默然。欲窺其隙。將自投於波。巡查眼尖手快。廉得其情。乃不問情由。挺身而進。推倒智度。縛其手足。載舟中。智度以飢疲不能敵。遂被虐吏擒拿。悲憤滿腔。慷慨莫能措。忽而船如箭射。駛行漸遠。時夕陽將落。天半紅霞。光芒燦爛。海波蒸赤。少焉日輪一墜。水烟四起。有一少